

海濱散記

叶蔚林 馬中彬著



作品 丛书

海濱散記

叶蔚林 馬中彬著

作品編輯部編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广东分店發行

广州印刷厂印刷

*

書号：1069·787/1022 1/32·3印张·61,000字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620

統一書号：T10111·210

定 价：(6)二角六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叶蔚林的海濱散記四篇，以及馬中彬的中篇小說“南海之鷹”。“海濱散記”以抒情的細膩的筆法，把華南海、邊防的人民和解放軍戰士的鬥爭生活表現出來；“南海之鷹”表現了解放南海島嶼的鬥爭中解放軍的勇敢、無畏精神。這些作品會使讀者感觸到海、邊防鬥爭生活的脈搏。

目 錄

海濱散記	叶蔚林(1)
臂章的故事	(1)
英山港的主人	(17)
一公里土地	(29)
民兵隊長一家	(36)
南海之鷹	馬中彬(55)

海濱散記

叶蔚林

臂章的故事

这倔强的姑娘，就这样凄然的望着我，哭了；泪珠象一串断线的珠儿洒下她的脸。好象坐在她面前的我，并不是素不相识的人，而是她的亲人，或者是兄弟。可以看得出她的眼泪决不是因为委屈和无能为力而流出来的。在她的眼泪中蕴藏了悲痛、怀念和一种火热的力量。她的脸笼罩着从所未有的庄严面近似虔诚的神色……。

我和她認識总共只有三天。但是，她却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三天前，我帶領巡邏組來沙灣村一帶執行任務，任務是要在沙灣村和虎背嶺之間的山林區進行一次搜索。但這一帶地形是非常複雜的，於是，我就決定在沙灣村找一個可靠的嚮導。

巡邏隊到沙灣村時已經是半夜了。天下着細雨，我們摸黑找到了村長的家。拍開門之後，我馬上就把來意告訴了老村

長。老村長盤算了一会，自語地說：“誰去呢？”顯然，他是在選擇着一個最能干的小伙子。

大門突然“嘩”的一聲打開了，一個人帶着一股強勁的海風闖了進來。風，撲滅了村長手里的燈火。

“誰？”村長問道。

“我！”一位姑娘清脆的聲音。

“阿芳嗎？把門关上，有同志在這兒！”

“同志嗎？”姑娘驚喜的喊了一聲，沒有去關門，就到我身旁來了。我努力想看清她的臉，但屋裏太黑了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射着光彩。

“同志要找向导到虎背嶺去，你看誰去好哩？”村長用商量的口吻問她。

“村長，就我去！”姑娘用不容爭辯的口氣說。

我以為村長一定不會讓她去的，但出乎意料之外，村長却說：“好，阿芳，就你去吧！”

“呃！”她高興的應了一聲就對我說：“同志，稍等一會，我就來。”話未完，身子一旋，就好像一陣風似的跑出去了。

“村長，她能行嗎？”我疑惑地問。

村長呵呵地笑了：“放心吧，准行，她是我們村裏最能干的姑娘，胆大心細，比小伙子都強。”

起初我還想要求村長給我們換個小伙子，但我又覺得不信任這位姑娘是沒有理由的，於是，我默默的同意了。

我們開始上路了。姑娘背着一支步槍，披着蓑衣走在最前面。天黑，下雨，路滑得使人不敢抬腳。但這姑娘却走得利索、穩當，時不時站下來等我，或是用纖細有力的手拉我一把，低

声的说：“同志，当心！”走了一段路之后，我就完全信任她了，这是一个多好的向导啊！

就这样，阿芳和我们共同度过了三天三夜艰苦的战斗生活，她也和战士一样保卫着祖国的边疆。

阿芳是一位美丽、倔强、勇敢而又有着一颗富于同情心的姑娘。在这三天中，在极端困难和疲劳的情况下，我都没有看见她皱过一次眉头。她总是快活的，一休息下来就不断的和战士们说笑，轻轻的唱着优美的歌。要不就抢着去做饭、烧水。而同志们呢，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同志和亲妹妹那样看待。在刮风的夜里，当阿芳熟睡之后，大家都把大衣盖到她身上，但是，在天明醒来的时候，同志们发觉大衣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盖回自己身上来了。阿芳呢，却悄悄的坐在一旁，轻轻的哼着歌，在黎明的薄暗中一针一针地补缀着战士们的衣服。

但有时阿芳却是沉静的。她会望着大海里的浪花出神，似乎在深深的思索着什么事情。

有一回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发觉阿芳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用深沉、严肃的眼光凝视着战士们。

我问她：“阿芳，你想什么呀！”

她笑了笑，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沉默了一会之后问道：“排长同志，你们的警章代表什么意思呢？”

我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。我不在意的回答说：“这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公安部队嘛！”

“不！我是说它为什么要这个样子。”

“哦！这是古时的人用来打仗的盾牌的样子，它是代表保卫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公安部队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部队。”

“保衛，這當然很對，但再沒有別的解釋了嗎？”

“難道你還有別的解釋？”我笑着問。

“有的，排長同志！”她忽然撫着我胳膊上的公安臂章輕輕地說，“你說它是盾牌的样子，我沒有看見過盾牌。不，我覺得他象一顆心，一顆偉大的、高貴的心……”

這句話，兩天來一直在我的心里縈繞。我想她說這句話是有原因的，也許還會有動人的故事。

巡邏的任務結束了，我們就要離開沙灣村了，我代表同志們向阿芳告別。走進她的家，我看見她正伏在一張小桌子上寫字。看見我來，她合起本子，笑着迎接我。

“你寫什么呢？”我問。

“把你對臂章的解釋記下來。”

“記下來干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！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人問我的。”

“可以看一下嗎？”

她把本子抱在胸前，想了一下，然後把它遞給我說：

“看吧！”

但是，當我翻開本子的第一頁，我就愣住了。我看見在扉頁上有一個已經褪了色的公安臂章，它給金色的絲線端端正正的釘在上面。我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這嚴肅的、代表着公安軍的榮譽的臂章，會落到這姑娘手里呢？是離丟掉，或是有意送給她的呢？我用詢問的眼光望着這位姑娘。

她一點也不回避我的目光，怔怔的直視着我的臉；忽然，大顆的淚珠從她那長長的睫毛間不可抑制的涌了出來。

啊！在最疲勞、艱苦的時候，當她的腳給羊角刺割得鮮血

淋漓的剎那，這勇敢的姑娘都沒有眨一下眼睛。而現在，是什麼事情值得這快樂的姑娘流下眼淚呢？

“阿芳，你怎麼哭啦？”

“不！李排長，你別管我……”她抽噎着說，“這臂章是同志送給我做紀念的，它比我的心肝還要寶貴……你坐下吧！我從頭對你說……”

下面就是阿芳所說的故事：

“1952年的夏天，那時我還不滿15歲。”阿芳抿了一下嘴唇，用袖口擦乾臉上的淚水說道，“這裡才解放不久，壞分子還常在村子里搗亂，海上也不平靜，常有海匪打劫漁船；大家都聽說大軍同志好，我們全村人日夜都盼着大軍同志能快點來。

“有一天早上，我剛起床。踏出大門就看見海灘上圍着一堆鄉親們，在熱熱鬧鬧的談論着什麼，我擠進人堆里一看，嘿！原來裡面站着三個大軍同志，滿臉笑容，穿着靛色的軍裝，象你們一樣也帶公安臂章。當時我們都覺得很興奮，因為我們才第一次看見大軍同志呀！

“我跑回家，高高兴兴的告訴爷爷說：‘大軍同志到村里來啦！’

“‘是路過的吧！’

“‘不，他們要住在村里，哪兒也不去！’其實我並沒有聽說大軍同志要在村里住下，但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肯定的說出這句話。

“‘那就好羅！’爷爷直點頭，摸着胡子——他高興的時候總是這樣的。

“整個上午，我都在村長家門前走來走去。我真想看大軍

同志在做什么，但我又不敢；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輕輕的去推門，鬼知道門会‘吱扭’的响得这么凶。剛想跑开，村長就喊住我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索性把門推开走进去。

“我站在門槛上，大軍同志都瞧着我，我的耳朵發燒了，手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好。我以为村長会屬我的，但他却說：‘阿芳，你来得正好！’

“‘什么事呀！’

“‘阿芳，大軍同志住在你家里好嗎？’

“‘好哇！’我說。高兴得真想蹦一下。但大軍同志都瞧着我，那就不好意思蹦了。

“‘爷爷喜欢嗎？’

“‘怎么不喜欢！’我歪着头嚷道。

“我和三个大軍同志从村長家出来。路上，我开始打量他們，一个是高个子，瘦瘦的，走起路来兩条頂長的胳膊擺得很厉害，活象一对船槳。另一个胖胖的，肩膀很寬，看起来渾身都有勁。不过最惹我注意的是紧挨着我走的那一个。他个子不高，眼睛又圓又亮，鼻子有点塌；他的嘴总是咧开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老象在笑。他走起路来一跑一颠的，一会儿蹦起来去扯垂在頭頂上的树叶，一会又撿塊石头去打野菠蘿上的麻雀。我瞧他頂好玩的，禁不住笑了。

“他回过臉来問我：‘你笑什么？’

“我没有回答，看着他那股假装正經的神气，我想：‘还是大軍同志哦，就象沒有龍頭的轎子似的。’我又笑了，笑出了声音。

“‘呃！你叫什么名？’他揪了一下我的辮子問道。

“‘阿芳。’我回答。

“‘姓阿？这算什么姓！’

“‘不，姓罗，叫罗芳！’

“‘什么？什么籬筐？！’

“‘罗芳！’我大声的喊道。

“‘唉！籬筐！籬筐！干么你不叫春箕呢？’

“我生气了，也忘记他是大軍同志，就罵道：‘鬼喲！死馬糞（猴子）！’

“他呢，反倒拍着手哈哈地大笑起来……吓得一群躲在葦草中的野鴨，嚇嚇地鼓着翅膀。

“这样，他們就在我家住下来了，就在这个房子里搭了三个鋪。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一个在这里正对着大門。开头小張睡在这个鋪上，后来他讓給老吳睡了，‘老吳胖，怕熱。’小張这样說。

“白天，高个子李班長和老吳总是到虎背嶺那边去，家里只留下‘小大軍’阿張（后来村里的人都这样喊他）。我知道他是很不愿意留在家里的。一天早晨，李班長和老吳走了，我看見小張同志，却拿着一把扫帚泄憤似的打着一塊石头，但过了一会，他長長的出了一口气說：‘唉，不去就不去吧！’于是，他就扫起地来了。扫完了前屋的禾坪，又扫屋里的天井，厨房，把东西一件件的摆好，干着活他就漸漸快乐起来了，撅起嘴打着口哨。熱了，就脫下軍裝，穿着一件背心去挑水，直把兩只大水缸挑滿，然后就舀了一大瓢水大口的喝着，喝得那么甜，一串串的水珠順着嘴角淌下来，混着身上的汗，濡湿了整个胸膛。好象这劳累的工作对他來說，是一种享受，一种幸福。

“以前扫地和挑水都是我的工作，可是现在，小張都把它攬去了，起初我不好意思和他爭，我只好隔夜就把扫帚和水桶都藏好。但鬼知道怎么搞的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却看見地又扫过了，水缸满满的，象兩面又大又圓的鏡子。我回头，看見小張同志挤着眼睛在笑。

“过些时候，我們熟了，我就对他提出意見說：‘你老搶我的活干可不行！’

“‘那怎么办呢？’他攤开双手說。

“‘我們輪着来。你一天，我一天。’

“‘值班嗎？好極啦！’他点头同意了。

“可是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到真正的輪流，只要我一动手，小張就来帮忙了，这还算什么值班呢？

“小張同志就是这样的人，不管別人做什么事，他都一定要帮忙；在村里住了不到十天，就差不多認識了大半的人。成天背着根步槍，一跑一顛的在村子里串来串去；一会儿在海灘上帶大家拾网，轉眼又在替一个老太太挖紅薯。有时你哪儿也找不着他，原来他坐在一个草堆后面，笨手笨脚的抱着个娃娃，在一本正經的逗他說話，身子向兩边搖晃着，活象一个小保姆。

“过了些时候，李班長召集全村的小伙子开了个会，准备成立民兵队。小張同志也忙起来了，成天和小伙子們混在一起，不愿吃飯也不想睡覺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起得很早，對我說：

‘阿芳，今天你挑水吧，我要跟他們出海去。’

“‘出海？你不害怕？’我說，‘你会吐的！’

“‘不，你別吓我，反正不会把我的心吐出来！’他把双手

抱擁在胸前說。

“正好那天有風，我真擔心死了。到第二天晚上，出海的漁船回來了，我看見小張差不多是讓小伙子們抬上岸來的。回家躺下，他還是吐个不停，直把黃膽水都嘔出來了，他那丰满的臉消瘦了，白得象海里的浪花，泪水不斷的從他雙眼里涌出來。看著他，我心里怪難受的。我想：‘他再也不會願意出海了。’

“但第二天一早，他卻又出海去了，就好像完全忘記了昨天所受的折磨。晚上，小伙子們仍然把他背了回來，一連好幾天都是這樣。

“到了第五天，漁船靠岸的時候，我看見他第一個跳下船，搖搖晃晃，象喝了兩桶三花酒似的跑上沙灘。我攔住他喊道：

‘小張同志，別跑，別跑，要不你又要吐啦！’

“‘沒有關係，阿芳，跑，快跑，告訴班長，我不吐啦！’

“他拉住我的手跑到家門口，站在李班長的面前，剛想說話，哇的一聲卻吐了李班長一身。但是小張同志倒好像不覺得似的，噙着泪水，笑着說：‘班長同志，我鍛煉出來了，明天，我就可以領民兵隊到海上練習瞄準啦！’

“從此之後，小張同志就和小伙子們完全分不開了，好像他也是我們沙灣村長大的孩子，他愛小伙子們，大家也把他當作親兄弟看待。有一回，他拿了一件破得很厲害的衣服求我給補一下。

“‘你哪兒來這樣的衣服？’我問他。

“‘不是我的，’他說，‘是小龍的，你給補一下吧，明天出海他還要穿哪！’

“‘不！’我說。

“‘為什麼？’他似乎很驚訝的問。

“‘給他補衣服？我才不哩！姑娘們又要嚼舌頭啦！’

“‘你干嗎怕她們說閑話，幫助別人有什麼不好的？你不補拉倒，我來補！’說着他就走了。

“過了一會，我看見他坐在榕樹下面，很吃力地一針針的補着。一會兒綫打結了，一會兒針又扎了手，給火燙了似的‘噓噓’地吹着。

“我笑了，對他說：‘讓我補吧！’

“‘不，我自己來！’他扭過身去，粗聲粗氣的說。

“我一下就把衣服搶了過來，拿到屋里去補。這時候，我才發覺自己從來也沒有關心到小龍——這個什麼親人也沒有的孩子。衣服破了，誰也沒想到替他補一下。而小張同志卻注意到了。他和小龍認識才不幾天，而我呢，從小就和小龍在一個村子里長大的……不知為什麼，我忽然覺得很慚愧。

“又有一天傍晚，小張領着小伙子們打籃球，這玩意兒以前誰也沒有打過，打的人可多啦，足有廿幾個，看的人就更多了。小伙子們橫沖直撞的，勁頭很大。正打得熱鬧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摔倒了，身體重重的摔在石頭上，只聽見‘哎呀’一聲，大家就停下來一看。摔倒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小張同志和村里有名的冒失鬼——大海。大海的額角碰破了，血流下來漫在眉毛上。小張被壓在下面，顯然摔得更厲害。大家正要去拉他，他突然跳起來喊道：‘大海，快把手拿開，別摸，別摸，快包上。’他一面掏出一條毛巾迅速的扎在大海的額上，一面說道：‘看你摔得，痛吧？不要緊，過幾天就會好的！’

“回到家，他臉色蒼白的走進廚房，手里拿着一塊白布低聲的對我說：‘阿芳，幫我一下忙，把傷口扎一扎。’他脫下衣服，我看見他的左肩象刀砍似的破了一大塊皮，血滴滴的眞怕人。我小心的替他扎好之後，他對我說：‘阿芳，可別告訴別人。’

“‘為什麼？’我詫異的問。

“‘班長知道了准罵我，又要我躺下了！’

“‘那好吧。’我點頭答應他。

“‘不，你得發誓。’他半開玩笑地說。

“於是，我就按照小孩子的方式發誓了——和他鈎了鈎手指頭，向天吐了口沫，還使勁的頓了一下腳。

“他呢，大聲的笑了，笑得又清脆又爽朗。

“當時我真想不通，為什麼他看見別人的傷就忘記了自己的痛呢？為什麼又不願別人知道他受傷呢？這些我是在後來才漸漸明白的……”

姑娘說到這裡，就沉默起來了；她低下眼睛，彷彿在回憶當時的情景。一會，才低聲地繼續說道：

“有一回，夜里，我的手給蜈蚣咬了，痛得我直噙。爷爷急得直躁脚，一点办法也沒有。这时正好李班長他們回来了。小張同志一聲不响，只在班長耳邊說了句什麼，班長一點頭，小張同志就跑出去了。外面下着大雨，芭蕉叶子‘嘩嘩’地响着。

“天亮，小張同志回来了，渾身湿淋淋的闖進屋裡來，急急地喘着說：‘阿芳，區里的醫生沒空，我把藥拿回来了。你吃這個，敷上膏藥，很快就會好的！’

“他把我扶起来，小心的替我敷上膏药，又象哄小孩似的要我吃了两包药粉。然后，他端了个小凳子坐在床前，象哥哥对妹妹那样的问道：‘好些不，还痛得厉害？’

“‘不，不那么痛了。’我感动得差不多要流泪了。

“他得意的点了点头，快慰的笑容出现在他那疲乏苍白的脸上。

“‘小张同志，你累了，你一夜没合眼啦，去睡吧！’我说。

“‘不，一点也不累，白天哪是睡觉的时候呀！’他仍然微笑着说。但静默一会之后，他却渐渐垂下头来，伏在床沿上睡着了，我轻轻的给他披上一件衣服。外面，天放晴了，早晨玫瑰色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，正射在他的脸上。他睡得甜蜜、安静。啊！只有心地善良的人，才会以这样自然的姿态入睡的啊！

“几天之后，我好了，而小张同志却病了。他是那天给雨淋坏了的，感冒了，眼睛烧得通红。他又要我别告诉李班长，但这次我没有听他的话。他生我的气了，一连好几天都不和我说话……。”

年青的姑娘说到这里忽然停下了，眼泪又开始在她的睫毛上闪烁；她掠了掠鬓发，变得非常激动地说：“啊！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好象他时刻都忘记了自己，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似的。如果你真心的对他说：‘小张同志，把你的心给我吧，我需要它。’我想，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剖开自己的胸膛。是的，有时他也会发脾气，但连他发脾气的时候也是惹人喜欢的。象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死的，他应该永远活着，这样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显得格外美好……

“我爱海，从小就在海边长大，但是每当我看见它那汹涌

无情的大浪时，我就憎恨它，因为它吞嚥了小張同志的生命……即使我活上一百年，我也不会忘記那一天……那一天早晨，天气是很好的，太陽显得格外的暖和，海上風平浪靜。

“小張同志對我說：‘阿芳，我要出海！’

“‘跟誰去？’

“‘自己。’

“‘你一个人？那怎么行，你学会划船才有几天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’

“‘不，’他說，‘我要去东沙島执行任务，中午准能回来！’

“我用紙包着几条紅薯塞給他，送他上船，替他挂好槳。他回身向我招招手，就搖着一只很小的舢舨出海了。

“正是中午的时候，在海的邊緣上出現了一片馬尾云，爷爷望了望天空說：‘阿芳，要起風啦！’

“‘小張同志現在正从东沙往回走呢，遇着風怎么办？’我焦急不安地說。

“爷爷問：‘他說过这时候回来嗎？’

“‘嗯！’我說，‘他說了就一定回来的，爷爷，我們出海去接他吧！他船划得不好，遇風就糟了！’

“爷爷想了一下說：‘好吧！快走还来得及！’

“風刮起来了，我和爷爷划着一只大点的舢舨朝东沙飄去。當我們划到海中間的时候，大風突然来了，来得又急又猛，浪头象小山似的盖过来。爷爷說：‘阿芳，挺不住，回去吧！’

“我沒有理他，只極力的向东沙島那边看。忽然，我看見离我們大約兩三丈的海面上，出現了一只枯叶似的小舢舨。我喊

道：‘爷爷！小张同志，你看呀！我们快去！’

“两只舢舨艰难的靠近了，海水溅起浪花，打湿了我的衣裳。我一边拼命划着一边喊：‘小张同志！小张同志！’

“最后，我听见他喊了兩声：‘阿芳！阿芳！’

“当我们差不多完全靠攏的时候，風更大了，浪没头没脑的盖过来。爷爷嘶声的喊了兩声救命之后，就把两只用粗竹筒做的三角架丢在海里喊道：‘快跳！’于是，我们三个人从两只船上一齐跳进海里。爷爷抓住一个竹架一下就給浪打开了。我和小张同志两个人抓住一个竹架子，半浮半沉的逐浪漂流。但，人太重了，三角架眼看要沉下去，我急的哭了起来。

“‘阿芳，別哭，別哭！’小张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說。

“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使劲的咬着嘴唇，他的臉歪扭得完全变了模样。他摇了摇头，好像在尽力的摆脱着什么，过了一会才咬着牙对我說：‘阿芳，你抓紧，不要脫手，我，游回去！’

“‘不！你游不回去，你不会游泳！’我大声喊道。

“‘我会游，我能游回去，要不我們倆都会淹死的！’他說着，聲音有点颤抖了。

“我死命的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，不讓他勁彈一下。

“突然，他臉上出現了一絲异样的笑容，伸手把貼在我眼睛上的头髮挑起来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之后，他猛然放开竹架上的手，把我使劲一推說：‘去吧，回家去！’我拼命抓住他的胳膊，想把他拉回来，但是一个巨浪把我們分开了，我没有拉住他，手里只留下从他胳膊上扯下来的一小块布片……我發瘋似的喊他，他好象听见了，在滔天的巨浪中向我招了兩下